

南方有海

范玲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绍玉

封面设计：刘梁伟

南方有海

范玲 著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四川协力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：13.5

字数：36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1版

印次：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书号：ISBN7-225-01517-6/I·349

定价：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内 容 简 介

该书以某特区在改革浪潮中的商场风云为背景，以几个外来打工妹在浪潮中拼搏为主线条，作者大胆而细腻地描述了她们在生活和情感上的纠葛，从而揭示了商品经济无时无刻都在冲刷着人们旧的观念，人们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责任，展示了爱情、婚姻、家庭、社会之间的复杂性。作者以外来妹独特的视角、细腻的人物情感描述，描述了这些社会现象。

莎丽深爱商场悍将森泉，而森泉只把她当成商场上最有杀伤力的武器。她痛定思痛后另起炉灶，泼辣勇敢、聪明精干的莎丽不再为情所困，在事业上披荆斩棘历经几番沉浮，终于成了商场女强人；秦雯雯和森泉一见钟情，充当了“第三者”，她只叹情深缘浅，欲罢不能，徘徊在道德与情欲之间，她何去何从？……农村姑娘阿兰，为何会堕落为“三陪女”……沦为“二奶”的音乐学院高材生如梦，为何要用自己的生命为自己谱写一曲挽歌？……

一幕幕生活画面，跌宕起伏，令人掩卷深思：什么可为，什么不可为。

目 录

第一章：流水无情 痴心错付	(1)
第二章：我对你是一见钟情	(28)
第三章：通缉令	(56)
第四章：厄 运	(83)
第五章：爱情换肤	(109)
第六章：诈 和	(137)
第七章：缘尽莱茵河	(166)
第八章：是我不明白，还是世界变化快	(194)
第九章：滴血的维纳斯	(221)
第十章：情难自禁	(248)
第十一章：与罌粟花相吻	(277)
第十二章：过滤灵魂	(302)
第十三章：没有不散的宴席	(327)
第十四章：三江之水洗不净	(352)
第十五章：太平坦的路让别人去走	(380)
第十六章：雨不怕风吹 梦不醒最美	(408)

第一章

流水无情 痴心错付

莎丽的心被揪紧了！

她最不忍见到森泉这副焦灼忧心的模样，尤其是只有他们俩的时候，车里弥漫着很浓的烟味，有些呛人。

“森泉，”她轻轻叫了一声，“我……”

“开你的车。”森泉冷冰冰的神情把她下面的话挡了回去。

莎丽习惯地咧咧嘴，对于森泉的冷漠，她没有理由发火，他是她的老板。莎丽按下车窗玻璃，把车里的烟味放出去，快到公司了，森泉在座位上欠欠身子，掐灭手中的烟蒂。

森泉实业发展公司是以老板森泉的名字命名的，下设四个制衣厂，其中一个专门生产羊毛衣。这次的纰漏就出在羊毛衣上，东北的客户以两件羊毛衣被老鼠咬破为由，拒付十万余元款，并且扬言要和森泉公司打官司，索赔！

岂有此理！森泉听完莎丽的电话之后赶紧从深圳飞回汕头，不过才一个月工夫，这个东北的山老大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？

从机场上车森泉一直沉着脸，奔驰车宽大的靠背没让他有一点舒服的感觉，山老大是个粗人，怎会想到打官司索赔这种恶毒的事？十万余元款不算大事，就怕真的闹到了法院，输赢其次，记者只要在报上轻轻写几个字：森泉公司羊毛衣以劣充好，客户赴汕要求赔

偿！就足以使公司声誉扫地，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。

“王裕、王裕！”森泉心里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个名字，“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”

银灰色的奔驰矫捷地驶进停车场，莎丽倒车的姿势很漂亮，侧着身子，丹凤眼斜瞥着后面，参差卷曲的短发掩着半个脸庞，有少许的风骚。森泉喜欢莎丽的这种风骚，不过，今天他实在没心情再用手去撩莎丽面颊的头发，他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！

“跟我到办公室。”森泉简短地说。

莎丽停好车，尾随其后走进公司，“总经理好”的声音在莎丽耳边此起彼伏，森泉面无表情地步入豪华的总经理室。

“我先给你冲杯咖啡，提提神。”她说。

“不用了，打电话给陈厂长，叫他马上来见我，还有销售部的江经理。”森泉严峻地说。

“下午我已经通知他们了，二十分钟后他们就会准时到，来，先喝咖啡，你最喜欢的雀巢加伴侣。”莎丽把一杯飘着浓香的咖啡递过去。

森泉接过咖啡呷了一口，抬头望着莎丽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对了，化妆品厂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第一批化妆品什么时候能投入市场？”

“化妆品厂那边的事一切顺利，你尽管放心，马厂长抓得很紧，三个月之后‘爱心’牌系列化妆品就能投入市场，我们目前要做的是尽快找到好的广告公司，将‘爱心’品牌打响。”

森泉这些年在制衣界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内地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，销售市场不断扩大，声誉鹊起之时怎会撞上这种倒霉事？他用手敲着沉重的桌面，红木的大班台发出低沉的响声。

“莎丽，你怎么看山老大这件事？”

“是王裕搞的鬼，肯定是他挑唆山老大的，我们和山老大打过几次交道，他虽是个东北的粗汉子，但绝不会得理不饶人，更不会因

为两件破毛衣就要上法院。王裕想在汕头的制衣界崭露头角，他首先要超过你，不过凭他今时今日的财力和规模根本无法同你抗衡，所以，他想到要搞臭你。你的羊毛衣出了点问题，他就可趁机乘虚而入将你的大批客户拉走。”

“枉我栽培他多年，没想到是个白眼狼！”

公司显得格外寂静，各部门的职员都伏在办公桌上，紧张地书写着什么；偶尔有敲电脑键盘的声音，听起来也觉刺耳。

陈厂长和江经理踏着厚厚的地毯，穿过走廊一前一后地来到总经理室。门没有关，莎丽站在门口候着他们。

“进去吧，”莎丽随手关了门，并按下呼叫器吩咐道：“接线生，所有总经理的电话一律半小时之后再接进来。”

森泉的办公室装修得十分气派。和他温文尔雅的气质相反，他的办公室显得霸气十足。暗红色的红木大班台，高大宽厚的大班椅，和一般的大班椅不同，森泉的这把大班椅不是简单的黑色或棕色，它是金黄色，上面镶着粗犷的黑条，乍眼看去像一张金光灿灿的老虎皮；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的世界地图和一个威风凛凛的老虎头；房间很宽敞，透明的落地窗把辽远的海景拉到眼底；地上立着一个铜雕，一只雄健的手握着一把锋利宝剑，指向云端。

那把宝剑很长，差不多有一人多高，空荡的房间顿时显得拥挤，且散发着硝烟味。

“总经理。”二人局促地站着。

“坐。”森泉指指那排转角沙发。

沙发是原装的意大利货，质地特别蓬软。二人坐上去身子立即就陷了下去，感觉是特别舒服，不过显得人似乎矮了许多。

“陈厂长先说。”森泉坐在大班椅上没动。

“嗯，应该是在包装车间出了问题，不过我们的包装一向都是很严格的，一百件一箱，全密封，而且包装纸箱都是加厚的，老鼠是很难钻进去的。总经理你也知道，这几年我们都是这种包装，从来

没出过差错。”

“江经理你说说，这次你要负主要责任，你是主管销售的。”

“是，是，”江经理的脑门渗出几颗汗珠，“陈厂长既然都有这种看法，我不妨大胆地说一句，会不会是山老大讹诈我们，那两件破毛衣根本就不是我们厂的？”

“公司质检部的人今天早上已从东北致电回来，两件破毛衣的确是我们厂的，羊毛纤维和我们厂的完全相同。”莎丽插了一句。

“问题出在我们内部，你们俩人立即去查清楚，两天之后给我明确答复。”

森泉背着双手站在落地窗前，窗外的景色在暮色下显得有些凝重，海水没有平日湛蓝，发黄而混沌，像疲惫的沙漠；路上的车很多，红灯下的十字路口汇聚了一长串的小车和摩托，像一团热锅上的蚂蚁。头戴铝盔的交警机械地挥动手臂，指挥着蜂拥、聒噪、乱麻般的人群。

往日，森泉站在窗前俯瞰，总有些壮志未酬的激情，他要征服脚下的一切，连同那片浩瀚的大海！

这是一座十八层的大楼，五年前森泉租下最高一层作公司，开发商见他像个斯文白面的读书人，就说：租下面的吧，一层便宜好几千块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！

森泉太喜欢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当商人必须要这种虚荣。他咬着牙对开发商说：你放心，我会买下这层的。

好胜爱斗的森泉在商场上频频得手，以一年买下两层楼的速度，短短五年就把上面十层占为己有。那个拿着羊毛衣到处兜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现在的森泉，有宽敞的厂房、先进的设备、明亮豪华的写字楼！

“你还没走？”森泉走出办公室，看见莎丽在自己办公室坐着。

莎丽是森泉的秘书，她的办公室和森泉的紧紧相连，森泉推开玻璃门径直进去，用一种诡秘的眼神看着她：“在等我？”

“嗯，我想开车送你，今天你太累了。”

森泉的司机只负责开长途，在市区一般都是森泉自己开车。

“一起吃饭。”坐上车森泉突然说。

“真的？”莎丽喜出望外，“去老地方？”

“随便你。”森泉拿出都彭打火机，清脆地点燃一支三五，森泉最喜欢这种牌子的打火机，法国名牌，一种时尚的象征，成功男人的标志。

莎丽所指的老地方是一家高档典雅的西餐厅，里面经营的澳洲牛扒最为有名，莎丽和森泉来过两次。其实莎丽最吃不习惯那种只有七八成熟的牛肉，血肉模糊地摊在盘子里，吃起来总有些害怕，有种茹毛饮血的滋味。

不过，只要能和森泉在一起，即使是生牛肉，莎丽也能把它咽下去，她深爱这个男人！

森泉津津有味地吃着鲜嫩的牛肉，他喜欢吃只有五成熟的牛肉：柔滑、细嫩，略带腥味。

莎丽根本没有食欲，她的心里已被喜悦填得满满的，有好长的时间，她都没有同森泉单独吃饭了。她静静地注视着他，尽管眼前这个男人比她大十几岁，且有妻室儿女，都不能影响她对她的爱。

儒雅、成熟、稳健、气质不俗，商人的精明与学者的风范很巧妙地与他浑然一体，既阔豪又隽永，这种男人足以倾倒一大堆的女人。

莎丽不仅是倾倒，而且爱得很深。爱？她看了一眼森泉，森泉正用叉子叉起一块牛扒，优雅地往嘴里送，然后绅士般地嚼着，也许用单恋或是痴恋来形容自己还恰当一点！她自嘲地想。

森泉吃完最后一块牛扒，用餐布拭拭嘴角的油渍：“噢，你没吃？”

“我不太饿，一块牛油蛋糕就吃饱了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一块蛋糕怎么够？是不是吃不习惯牛扒？服务员，”森泉朝旁边招招手，“给这位小姐来一盘意大利炒粉，加果酱。”

莎丽的心顿时热烘烘的，她朝森泉娇媚地一笑：“谢谢。”

森泉望着莎丽那顾盼生辉的丹凤眼，突然涌起少有的兴奋，他神情怪异地说：

“等一会儿我们去兜风，开车去郊区。”

汕头是广东沿海三大经济特区之一，地处广东的东部，是北回归线穿过的城市。潮汕平原气候温和湿润，人杰地灵，海外许多赫赫有名的富商都是潮汕人：李嘉诚、林百欣、陈世贤……改革开放不过才十来年，汕头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灵活的政策，一跃成为南粤大地上的明珠。与深圳和珠海相比，汕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满街驰骋的世界名车，如果说深圳是靓女多的话，汕头用靓车多来形容是当之无愧的。汕头的私家车几乎都是进口名车：奔驰、凌志、宝马、法拉利……五颜六色，各式各款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。

这座城市因为有如此多的世界名车而显得特别与众不同，汕头，中国的靓车之都！

森泉的奔驰六〇〇汇入车海之中，依然豪气十足，众多品牌的名车之中，西德的奔驰仍是呱呱叫的，银灰色在晚上特别耀眼，五光十色的光照在车身被反射回来，使整个车变得十分炫目刺眼，亮丽高贵，像一个雍容的贵妇。

莎丽驾着奔驰终于突破重围，市区的车太多，塞车特别厉害，走走停停，如蜗牛爬行。到了人稀车少的郊区，莎丽加足了油门疯跑了一阵才算过瘾。

“我们就一直这样绕来绕去？”莎丽问。

“你说呢？”森泉眼里闪出一种复杂的、捉摸不透的热情，“找个地方停车，下车透透气。”

莎丽把车驶到一处空旷僻静的地方，减慢速度倒车。车里没有开灯，外面也很昏暗，月亮泛黄的光懒懒地投下来；此时森泉觉得莎丽的一双丹凤眼比月亮更皎洁，她侧着身子在倒车，那种似斜似瞥的眼神有种说不清的韵味，既温柔又挑逗，面颊上参差不齐的髭

发风骚地拂着。他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撩她的头发，发梢触着他的手，使他有几分酥麻，他的手顺着面颊上的头发往下滑，停留在她雪白的颈上。

莎丽的眼睛转向森泉，充满了惊讶、意外和欣喜的眼神开始随森泉的抚摸变得蒙眬而陶醉。森泉的抚摸只停在她光洁、细腻脖子上，这样的动作也使莎丽软成一团，她往前欠欠身子，使自己的身体和森泉贴得更近，她高耸的乳峰顶着他，绵柔的手臂像青藤似地缠住他的脖子。

森泉低下头，正好看见一条很深的乳沟，他的手指轻轻在她乳沟间游移。她的嘴吐着轻轻的热气，在他鼻尖、耳朵、面颊亲吮，她的嘴唇刚触到他的唇，他的头却一歪，巧妙地回避了。

莎丽的乳房被森泉重重一捏，不等她反应，森泉便按下座位旁的按钮，座椅的靠背立即往后一扬，倒下去形成一张斜斜的床。森泉顺势压在莎丽身上，手迅速地伸进她的衣服里。莎丽一阵呻吟……

外面很静，森泉没有一点缠绵的动作，完事之后马上就提上裤子扣好皮带。莎丽怅然若失地躺在座椅上，看着森泉嘴边轻轻的烟雾。

“森泉，我是真的爱你！”莎丽一头扑进他的怀里，委屈地流着泪。

“我知道，不要这样，你这样泪流满面的，好像我是个罪人，做了对不起你的事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希望你能了解，我有多爱你！”莎丽仰起头，泪水晶莹地闪晃着。

“我的身份你知道，我不能给你什么承诺。”

“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爱我。”

“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森泉说。

王裕是以前森泉羊毛衣厂的厂长，最早他只是个车间的小工人，

森泉见他头脑灵活、反应敏捷，便逐步地提拔他，才几年他就当上了厂长。没想到此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，不安分给别人当厂长，总想另立门户自己称王。前年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贷到一大笔款，于是便拉走了森泉厂里的几个技术骨干，招兵买马浩浩荡荡地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羊毛衣厂。无奈以前的客户都只认森泉而不认他，他的羊毛衣只能在附近的几个市县销售，大批量的订单仍被森泉拿走。他曾几次三番地来找森泉，要森泉分一部分订单给他救急：贷款要付利息、工人要付工资、厂房要付租金……森泉都严辞拒绝毫无回旋的余地。

早上陈厂长把调查的情况向森泉汇报了，结果不出他的意料，的确是王裕在其中搞鬼。

原来王裕收买了森泉厂里的一个小工人，把两件被老鼠咬破的羊毛衣，趁人不备装进包装箱里。

现在令森泉头痛的是事情败露之后，小工人吓得连夜跑了。如今连人证都没有，打官司肯定赢不了！

“森泉，我看我们还是去找王裕谈谈，山老大要告我们是受王裕的挑动，如果王裕能让步，山老大那边肯定好说。”莎丽分析道。

“王裕这个人很奸诈，要让他承认这事是他一手策划的，根本不可能；而且现在他是希望越闹越大，这样对他更有利。”

俩人正说着，有人进来通报：“总经理，有几个记者要见你，其中有两个是香港某商报的记者。”

“不见。”森泉生气地一挥手。

“你就说总经理去深圳还没回来，一个星期之后才回汕头。”莎丽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这些记者的消息真灵通。真是无孔不入。”森泉感慨道，“芝麻大的事都要在报上写几笔。”

“所以对他们还是稍微客气点，树大招风嘛，谁叫你是制衣界的名人呢。”

“其实，”森泉沉吟道，“只要我们能把山老大那边摆平，王裕的阴谋自然不攻自破。不过我总是费解，山老大为什么一定要告我们？王裕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？”

“现在的人都是实用主义，很现实也很实际，惟我所用，有利可图的事谁都愿意干。”

“我是想……”森泉望了一眼莎丽欲言又止，“算了，这样做未必就能行。”

“你是要我去一趟东北，把山老大摆平？”莎丽心直口快地说。

“可是我担心，山老大这种粗人毛手毛脚的你吃不消。”森泉的眼神充满了爱怜和无奈。

森泉这种眼神足以让莎丽去赴汤蹈火，她冲动地握住他的手：“放心，我会搞定的。”

窗外海边的景色突然变得无比的宽阔和美丽，微微起伏的波浪更令人心旷神怡！

“莎丽，你看今天的海水多蓝！”森泉指着窗外的大海深沉地笑道。

“森泉，你不皱眉头的时候更帅！”

“王裕来了。”有人来通报。

“这个无赖不请自来了，我正要找他，叫他进来。”森泉回到大班椅上，威风地坐着。

“哈，森泉先生一向可好？”王裕进门就笑，“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事情请你帮忙。”

“开门见山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还是老问题，想请你分一批订单给我，我现在是四面楚歌了。”

“还是那句话：不行！”森泉生硬地说。

“森泉先生，你要考虑你自己的处境，你帮了我的忙，我自然会感谢你，听说你的羊毛衣出了问题，有人要告你。”王裕眨着一双狡猾的眼睛，“我和山老大有几分私交，说不定我去帮你说说，能有好

转。”

“你住口，这件事你我都心知肚明，我提拔栽培你多年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回报？”

“你不怕山老大真的闹上了法院？现在的记者，唉，最麻烦！屁大的事都能让全世界知道，你是制衣界的红人，何必去冒这个险呢？”

“你是在威胁我？”森泉开始动怒了。

“我是在提醒你，”王裕嬉皮笑脸地说，“不要因小失大！”

“王裕我告诉你，商场竞争本来是件平常事，没想到你竟使用如此卑鄙的小人手段。”

“如果你早分点订单给我，又何至于这样？”

“真是恬不知耻，你自立门户也就罢了，还煽动我的员工，把我的技术骨干拉走。”

“人各有志嘛，他们愿意跟我走，这怪不了我。”王裕得意地说。

“我的企业不会因为少了几个技术员就受影响，我的实力你比谁都清楚。”

“森泉先生，如果你的实力不是这样雄厚，我早就占领了东北市场，有些事情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谁都想在商场出人头地，偏偏我又是那种宁当鸡头，不做凤尾的人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森泉指头一弹，烟头准确地落进水晶的烟灰缸里，“不过我认为，即使当鸡头也不过是一只‘鸡’！”

“你……”王裕的脸气得煞白，“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说不定落了难的凤凰还不如鸡！”王裕恼怒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“莎丽，帮我送王先生出去。”森泉一转大班椅，将背影冷漠地留给王裕。

莎丽一下飞机就打了几个颤，汕头的秋天依然是秋高气爽、阳光充沛，和夏天的区别不大，姑娘的低领装、超短裙照穿不误；沈阳的秋天比汕头的冬天还要冷！莎丽缩着脖子提着行李钻进一辆红

色的出租车。

莎丽是有备而来，沈阳的天气预报电视上说是二至十度，二度是个什么概念她比较模糊，总之毛衣、毛裤、皮衣她都带上了。要下飞机的时候她躲进洗手间穿上了毛衣，没想到厚厚的羊毛衣根本抵御不了沈阳的寒意。

出租车里的暖气才让莎丽暖和了些，她哈着白气，不停地用手搓着发红的鼻子。出租车平稳地驶过机场路进入市区，沈阳的路很宽，四周有不少崭新的高楼，错落有致，交通井然有序，人车各行其道，虽很拥挤但有条不紊。

莎丽想到了汕头的交通状况，人多车多，一到上下班的高峰时期，十有八九都塞车，自行车、三轮车、摩托车、小车乱成一团，交警手忙脚乱地指挥常常也是无济于事。

“小姐，你是从南方来的吧？”司机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看我的这身装束？”

“我们这里的士司机，天天都和不同的人打交道，最能分辨形形色色的人，身份、职业一眼就能猜出来。”司机很自信地说。

“哦，那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肯定是大公司的公关小姐，来沈阳疏通关系，我说得不错吧？”

“嗯，就算是吧。”莎丽暗自佩服司机的眼光，“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当老板的，难道我不像老板吗？”

“漂亮女人十有八九都给大老板当秘书，广东那边的事儿我可知得不少，当老板当秘书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只要能挣到大把的钞票。”

司机的话让莎丽很不舒服却又无以言对，她掏出一支摩尔叼在嘴上，摸出打火机。

“可以抽烟吗？”她问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沈阳是辽宁的省会，这几年发展迅猛，原来广东人不喜欢到这

边做生意，气候寒冷，生活枯燥，尤其是让广东人恼火的就是一日三餐的面食，面条、饺子、大饼轮番轰炸。现在的沈阳是个新型、发达、繁荣的大城市，三资企业、外资企业、跨国公司随处可见；西餐、日本料理、粤菜、潮州风味、麻辣火锅比比皆是。

莎丽下榻的宾馆是潮州大酒店，质检部的两个人也住这里。莎丽刚放下行李不一会，还没来得及洗澡换衣服，房间的门铃就响了。

“门没有锁，进来就行了。”她大声说。

进来的是质检部的阿东和冯经理，他们看见莎丽显得十分高兴。

“莎丽，你总算来了，我和阿东在这里都快闷死了，外面又冷，只好整天缩在宾馆里。”

“闷，怎么会呢？沈阳好玩的地方可多了，没出去逛逛？”莎丽调皮地笑着。

“现在哪有这种心情，总经理交代的事没有办妥，我们哪都不敢去！”

“冯经理，山老大那边的情况如何？”

“我们按照总经理的意思找了山老大，希望他放弃打官司的想法，至于赔偿我们按合同的两倍支付，可是这个山老大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气盛得要命，我们俩人几次三番地求他，说尽了好话，只差没给这小子跪下，可这个东北人就是顽固不化，一定要同我们打官司。”

“阿东，你打电话给山老大，约他出来吃饭，”莎丽说，“冯经理去订一个豪华双人套间。”

“订套间？总经理要来吗？”冯经理不解地问。

“给山老大订的。”莎丽莫测的眼神让人无法捉摸。

莎丽洗完澡换好衣服，对着镜子刻意地打扮了好久才提着小包包款款步入餐厅。

这是一家高档气派的餐厅，装修考究，透着很浓的宫廷色彩。汉白玉镶嵌的大门两旁有两条凸浮的长龙，暗红色的匾上刻着几个龙

飞凤舞的金色大字：阳春白雪。踩着一块暗灰色的地毯进入大厅，古朴的味道就更浓了。四周的墙上都雕龙画凤，栩栩如生；屋顶特别的高，仰头可见布局整齐的红瓦，如同旧时的宫殿一般；青砖错落有致地铺在地上，和高高的红瓦遥相衬托，形成一种神秘古朴的气氛。服务小姐全都是清朝宫廷的打扮，高发髻、高木屐，垂地的长衫，头顶正中戴着一朵硕大的花。

一个年少貌美的姑娘怀抱琵琶垂目轻弹着。

这种餐厅不可能宾客满座，能识阳春白雪的人毕竟不是很多。莎丽穿过几张空桌子来到餐桌旁坐下。

阿东、冯经理和山老大都一言不发地坐着。

“山老板，绷着脸干嘛？”莎丽清脆地说。

山老大抬头一看，一位明目皓齿、身材丰满的大美人正站在自己旁边，她的丹凤眼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，山老大闻到一股撩人的香味。

“哟，莎丽小姐，我没看错吧，打扮得这样漂亮，来，坐下，坐下。”

莎丽紧挨山老大坐下，服务小姐踏着碎步步履谨慎地端着盘子上菜。莎丽看了看她们脚上的鞋，和电视上演的一模一样，两头平中间高，跟慈禧的鞋一样，不过慈禧穿着这种鞋是当西太后，她们却要端着盘子满堂跑！

想到这里莎丽忍不住抿嘴笑：“这里的老板太古怪了，要服务员穿这种鞋，我看她们走得颤颤悠悠的，真担心她们不小心会摔一跤！”

“这就叫档次，你们广东不是最喜欢这些名堂吗？洗手水给人端在桌上，小小的一碗茶水等人仰着脖子喝下去了，才假模假样地告诉人家，这是用来洗手的。”山老大粗着嗓门说。

“哈哈，山老板，看来你出过这种洋相。”莎丽一边笑一边替他夹菜。

“出这种洋相的不止我，十有八九内地人都到广东喝过洗手水。”